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 
第二十回 巧逢迎爭制羊皮褂 思振作勸除鴉片煙

話說次日大早，劉大倚子同了黃三溜子兩個人穿了極舊的袍套上院。剛才跨進官廳，只見各位司、道大人都是素褂，不釘補服，亦不挂珠。劉大倚子留心，便曉得今天是忌辰，說了一聲：「啊呀！我連這個都忘記了。」吩咐管家趕緊回去拿來，重行更換。黃三溜子還不曉得什麼事情，劉大倚子告訴他方才明白。急得他一疊連聲的喊「來」，偏偏管家又不在跟前，把他氣的了不得，在官廳裡躁著腳罵「王八蛋」。各位司、道大人都瞧著他好笑。罵了一回，管家來了，他就伸手上去給他兩個耳刮子。管家不服，口裡囉哩咕嚕，也不知說些甚麼，把黃三溜子氣傷了，立時立刻，就要叫號房拿片子，把這混帳王八蛋交給仁和縣打屁股，辦他遞解。劉大倚子畢竟懂得道理，恐怕別位司、道大人瞧著不雅，走上前去竭力解勸。不提防黃三溜子所借的那件外褂太不牢了，豁扯一聲，拉了一條大縫。管家趁空也跑掉了。黃三溜子還在那裡生氣。齊巧巡捕拿著手本邀各位大人進見。劉大倚子急了，就是叫人回去拿衣服一時也拿不來。俗語說的好，「情急智生」，還是劉大倚子有主意，趕忙把朝珠探掉，拿個外褂反過來穿，跟了眾人一塊進去，或者撫台不會看出。黃三溜子到此無法，只得學他的樣，亦是把個外褂反穿了進去。但是袖子上一條大縫，還有一片綢子掉了下來，被風吹著，飄飄蕩蕩，實不雅觀。無奈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了。一霎見了署院，打躬歸坐。署院先同藩、臬兩司及幾個有差使的紅道台，閑談了一回公事。黃三溜子是有內線的，劉大倚子亦有藩台先人之言，署院便有意留心看他二人。見他二人穿的衣裳與前大不相同，但是外褂一概反穿，卻是莫明其故。要問又不好問，只得悶在肚裡。他兩人當中，黃三溜子的穿戴尤其破舊，渾身上下，竟找不出一毫新的，而且袖子上還有一大塊破的。署院看了一回，便掉文說道：「人孰無過？你兩位老兄亦可謂善於補過的了。」黃三溜子不懂署院說的甚麼，私底下拉拉劉大倚子的袖子，劉大倚子把身子一幌不理他，更把他急的了不得。又聽署院說道：「你們兩位老兄，能夠從今日起，事事節儉下來，一反從前所為，兄弟極為佩服，極為歡喜。但是見了兄弟要如此，就是不見兄弟也要如此。我們講理學的人，最講究的是『慎獨』工夫，總要能夠衿影無慚，屋漏不愧。倘若見了兄弟一個樣子，背轉兄弟又是一個樣子，不能『慎獨』，便於行止有虧。兄弟天天派人往外察訪，老兄們一舉一動都是曉得的。」劉大倚子聽了，汗流浹背。黃三溜子依然不懂。署院又說道：「我們先君一生講理學，講的就是這『慎獨』工夫。自從生了兄弟之後，頂到下世，一直是吃的『獨睡丸』，一個人住在書房裡，從不到上房一步。有時先母叫丫頭送茶送點心給先君吃，先君從不拿正眼看丫頭一眼，怕的是因人欲之私，奪其天理之正，這才算得實做『慎獨』二字。」各位司、道大人聽到這裡，因為署院說的是他老大人，一齊肅然起敬。後來署院又勉勵了大眾幾句，方才端茶送客。黃三溜子回去，又把小當差的罵了一頓，定要叫他卷鋪蓋，後來幸虧劉大倚子講情，方才罷手。又過了兩天，撫台便同兩司說：「候補道當中新到省的黃某人，雖然是個捐班，然而勇於改過，著實可嘉！第二會來見我，竟其渾身上下找不出一絲一毫新東西。同他同來的劉某人，袍套果然亦是極舊，然而靴帽還嫌時派。我們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，總得自己有個主意，不能隨了大眾，與世浮沉，所以黃道比起劉道來，似乎還高一層。兄弟今日不能不破例拿他做個榜樣，回來給他一個事情，獎勵獎勵他，也好勸化勸化別人。兩兄以為如何？」藩、臬兩司，連連稱「是……」。等到下來，撫院立刻下了一個札子，先叫他會辦營務處。黃三溜子得信，這一喜竟是夢想不到！次日一早上院見了撫台，叩頭謝委，竟不要說些甚麼方好，吱吱了老半天，仍舊一個字未曾說。署院無非拿他勉勵了幾句。他除掉諾諾稱是之外，一無他語。自此黃三溜子得了差使，氣焰便與別人不同，同朋友說起話來，三句不脫署院，兩句不離營務處，賽如統省候補道當中，沒有一個在他眼裡的，劉大倚子更不消說得了。

但是從此以後，浙江官場風氣為之大變。官廳子上，大大小小官員，每日總得好兩百人出進，不是拖一，就是挂一塊，賽如一群叫化子似的。從前的風氣，無論一靴一帽，以及穿的衣服花頭、顏色，大家都要比賽誰比誰的時樣，事到如今，誰比誰穿的破爛，那個穿的頂頂破爛的人，大家都朝他恭喜，說：「老哥不久一定得差得缺的了！」過了一兩天，果然委了出來。大家得了這個捷徑，索性於公事上全不過問，但一心一意穿破衣服。所有杭州城裡的估衣鋪，破爛袍褂一概賣完；古董攤上的舊靴舊帽，亦一律搜買淨盡。大家都知道官場上的人專門搜羅舊貨，因此價錢飛漲，竟比新貨還要價昂一倍。過了些時，有些外府州、縣來省稟到，曉得中丞這個脾氣，不敢穿著新衣服來見，只得趕買舊的；無奈估衣鋪通通走遍，舊貨無存，甚至捏著兩三倍的錢還沒處去買一件。有些同寅當中有交情的，只得互相借用。

後來處州府底下有一個老知縣，已經多年不進省了，這番因新撫到任，不得不來一次。到省之後，聽得這個風聲，無奈為時已遲，沒處去買；而且同寅當中久不來往，無處告貸。這位縣太爺情急智生，只得穿了新衣前去上院。這時候新署院令出惟行，文自藩、臬以下，武自鎮、副以下，沒有一個不遵他的號令。他不歡喜新衣服，一時風氣大變，沒有一個不是穿的極破爛不堪的。不料這位縣太爺，這天竟著了簇新袍褂前來稟見。同時稟見的人，一班有五六個，獨他一個與眾不同。大眾都瞧著奇怪，就是署院見了也以為稀奇。

等到坐定之後，談了兩句公事，署院熬不住，板著面孔先發話道：「某老兄，你往外任久了，一直還是從前的打扮！兄弟到任之後，早已有個新章，而且還叫巡捕傳知你們各位，諒你老兄現在也該曉得的了？」這位知縣連忙拿身子一斜，腰背一挺，說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：卑職昨日一到省，就聽得人說大人這個章程。卑職何敢故違禁令，自外生成？因此急急要去找一套舊的穿了來見大人。誰知這舊衣服非但找不到，就是有了，卑職也買他不起。」署院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」知縣道：「自從大人下了這個號令，通城的官都要遵大人的吩咐，不敢穿新衣裳來稟見，因此不得不買舊的。估衣鋪裡曉得大眾都要這個，所以舊的價錢比新的反貴得一兩倍不等。卑職這身袍褂還是到任的那年做的。尚在別人，早已穿舊的了，卑職深知物力艱難，每逢穿到身上，格外愛惜，格外當心，所以到如今還同新的一樣。《朱子家訓》上有句話：『一絲一縷，當思來處不易。』卑職一生最佩服是這兩句。」

署院聽到這裡，心中甚為高興，面孔上漸漸的換了一副和顏悅色，又說道：「其實舊衣裳何必定要自己去買呢，朋友家有的，借一身穿穿也不妨。古人云：『乘肥馬，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』何況又是舊的呢。」知縣更正言厲色的答道：「大人明鑒：朋友的衣服原可以借得，但是借了來只穿著來見大人，下去仍得送還人家。既把舊的還了人家，將來不免總要再穿新的。這便是卑職穿了舊的專門來哄騙大人的了。卑職雖不才，要欺騙大人，卑職實實不敢！今日卑職故違大人禁令，自知罪有應得。大人若把卑職撤任、參官，卑職都死而無怨；若要卑職欺瞞大人，便是行止有虧，卑職寧死不從！」

署院聽了，心上盤算道：「想不到這人倒如此硬繃，說的話句句有理，不好怎麼樣他。」立刻滿面堆著笑，說道：「你老兄真是個誠篤君子，兄弟失敬得很！通浙江做官的人都能像你老兄這樣，吏治還怕沒有起色嗎？」隨手又問了幾句民情怎樣，年歲怎樣，方才端茶送客。這知縣後來又穿著新衣裳上轅稟見過幾次。署院很拿他灌米湯，叫他先行回任，將來出個大點的缺還要借重。知縣稟辭回任去後，膽小的仍然穿著破爛不堪的衣服來見。有兩個膽子稍些大點的，半新不舊的衣服有時候也穿件把。問起來，便說舊衣服價錢大，實在買不起。如此者，署院被人家頂過兩次，也漸漸的不來責備這個了。

署院來此查辦事件的時候是夏天事情，查完以至署缺上任，其中約摸耽擱了一兩個月，自從接印之後，傳見屬員，清理公事，轉眼又有兩個多月，已是□一月天氣了。他自己要裝清儉，不穿皮衣，一眾官員都進著穿了棉袍褂上院。齊巧這年又冷的早，已下過一場大雪。有些該錢的老爺，外面雖穿棉袍褂，裡面都穿絲棉小棉襖，狐皮緊身，所以尚不覺冷，不過面子上太單薄些罷了。至於一般窮候補老爺們：因為署院不喜這個，齊巧沒得錢用，樂得早早把他當在當舖裡去了。誰知天氣一變，每天清早起來上衙門，可憐直凍得索索的抖。起初藩台還遵他的功令，後來熬不住了，便說：「我們出來做官，主子原是叫我們出來享福的，不是叫我們來做化子的。官場上的人都寒酸到這個地位，明明是丟主子的臉。我從明天可不受他的管了。」第二天便穿了狐皮袍子，貂外褂，

並戴了貂帽子，前去上院。撫台見了，很不為然，拿眼睛瞅了藩台半天，始終為他位分大了，也不好說別的。後來藩台去後，他便同師爺們談起這事，說：「藩司某人，今日何以忽然改常？」便有個曉得藩台底細的，回說道：「現在某人進了軍機，該應他闊起來了。」署院聞言，恍然大悟。原來這位藩台是旗人，是現今吏部滿尚書某協辦的私人。昨兒奉上諭，這位協辦進了軍機，所以他的腰把子亦登時硬繃起來，連撫台都不在他眼裡了。

撫台曉得了這個緣故，雖然奈何他不得，然而心上總不高興。第二天便自己寫了一道手諭，叫刻字匠替他刻了板，刷成功幾千分，折成手折一樣，除通飭各屬分派外，一個官廳子上一定要擺上幾百本，每一個官發一本。手諭上寫的大致是：「本部院以廉勤率屬，不尚酬酢周旋。於接見僚屬之時，一再告以勤修己職，俯恤民艱，勿飾虛文，勿習奔竟，嚴切通飭各在案。至於衣服奢華，酒食征逐，尤宜切戒。夏葛冬裘，但求適體御寒足矣，何須爭新炫富，必合時趨。本署院任京秩時，伏見朝廷崇尚節儉，宵旰憂勤，屬在臣工，尤宜惕厲。近三年來，非朝會大典，不著貂裘，當為同官所共諒。若夫宴飲流連，最易??喜鮮鮮豔豔歐詔旨，停止筵燕，飭戒浮靡，聖諭煌煌，尤當恪守。為此申明前義，特啟寅僚，無論實缺、候補，在任、在差，一體遵照。如竟視為故事，日久漸忘，即係罔識良箴，甘冒不韙。希怨慙直！此啟」云云。等到這張手諭印了出來，署院有意特特為拿紅封套封了一分，叫人送給藩台去看。藩台看了一遍，哈哈的笑了兩聲，擱在一旁，不去理會。

第二天仍然穿著他的貴重細毛衣服去上院。一走走到官廳子上，等各位司、道大人到齊之後，他老人家先發話道：「中丞的手諭，料想諸位都見過了？」各位大人齊說：「見過。」藩台道：「像我們這樣做官，一定發不了財。」眾人聽他說的詫異，一齊要請教。藩台道：「像我們這位中丞大人，吃亦不要，穿亦不要，整幾萬兩銀子存在錢莊上生利，銀子怎麼不要多出來呢。我們呢，穿又講究，吃又講究，缺好亦不會剩錢，缺不好更不用說了。但是我們自己丟臉不要緊，如此堂堂大國一個方面大員，連著衣裳都穿不起，叫外國人瞧著還成個甚麼樣兒呢？如今正鬧著借洋債開鐵路，你窮到這步田地，外國人誰相信你，誰肯借錢給你用？」藩台這話，一半是莊論，一半是戲言。他原仗著他自己腰把子硬，所以才敢如此。其餘的官只有相對無言，不敢回答一語。有些人故意走走開，怕風聲傳到撫院跟前，致干未便。那知這位署院小耳朵極多，藩台議論的話，不到晚上，就有人上去告訴了他，把他氣的了不得，滿肚皮要去找藩台的岔子，好動他的手。

齊巧有借錢給中國要包辦浙江鐵路的一個洋商前來拜見，談完公事，洋商見他這個寒酸樣子，便拿他開心道：「貴撫台做官實在清廉，我們佩服得很！」署院道：「兄弟做了這幾年官，一個錢都不剩。」洋商道：「你們貴國，這幾年為了賠款，國家也弄窮了，百姓也弄窮了。我們的意思，總以為你貴撫台是有錢的；如今聽你的話，看你的這個樣子，才曉得你貴撫台也是一個錢沒有。我還記憶得兩年前頭，我曾到過你們貴省一趟，齊巧亦是冬天，天氣冷得很，你們洋務局裡的老爺們，一個個都穿著很好的皮袍子；這趟來看看，竟穿不起了，可見得你們貴國的現在情形，實在窮得很！」署院道：「為此，所以要趕緊的想把鐵路開通。能夠商務一興旺，或者有個挽回。」洋商道：「貴省的官都窮到這步田地，我們有點不放心。我們的錢，要回去商量商量再借給你們。只要我們把錢借給你們，你們貴省的官就有了皮衣服穿了。」洋商說完這兩句話，拿眼瞅著署院只是笑。

署院這時候正為著鐵路借款的事要與洋商磋磨，今聽他如此一番言語，不覺大驚失色。又想起藩台背後的話果然不錯，他倒有點先見。現在事情弄僵了，不得不想個法子把事情挽回轉來。想了一想，便對洋商道：「你嫌他們窮，老實對你說，他們其實不是真窮，是我兄弟嫌他們穿的衣服太華麗，不准他們穿，所以他們不能不遵我的吩咐。你如不信，你過天來看，包管另換一個樣兒。但是穿的過於怎麼講究，兄弟亦不能自相矛盾，總叫他一個適中便了。」洋商道：「正是，我也奇怪，你們貴省裡的厘金又好，貴國官聲上又是中飽慣的，怎麼一時就會窮起來？真正叫人不相信。貴撫台不說清楚，我是一輩子不明白的。」署院又把臉一紅，淡淡的說了幾句閑話，洋商方才辭去。署院回來心上甚是悶悶，因為大局所關，不得不委屈相從。次日接見司、道的時候，他便發言道：「兄弟的脾氣是古板一路。兄弟總恨這江、浙兩省近來奢侈太盛，所以到任之後，事事以撙節為先。現在幾個月下來，居然上行下效，草偃風行，兄弟心上甚是高興。但是兄弟一個人是省儉慣的，到了冬天，皮衣服穿也罷，不穿也罷，諸位衣服雖然不必過於奢靡，然而體制所關，也不可過於寒儉。諸公出去可傳諭他們：直毛頭細衣服價錢很貴，倘然制不起，還是以不制為是；羊皮褂子價錢不大，似乎不即不離，酌乎中道，每人不妨制辦一身。兄弟當了幾年的京官，不瞞諸位老兄說，止有一件羊皮褂子，現在穿的毛都沒有了，只剩得光板子，面子上還打了幾個補釘，實在穿不出去。倘然另做一件，不免又要化錢，所以一直進到如今，還是棉袍棉褂。唉！像兄弟這樣的做官，也總算對得住皇上了。」司、道大人聽了，俱各答應著。等到出去上轎，齊巧首府、縣都趕出來站班。藩台就拿這話當面傳知了首府。首府挺著胸脯，筆直的站在那裡，答應了幾聲「是」。藩台又笑道：「以後你們倒要大大的巴結巴結洋人才是，不然可就要凍死了。」一頭說，一頭笑著上轎而去。

霎時間，把這話官廳子上都傳遍。有些老爺們同估衣鋪熟的，等不到回家，就趕去制辦羊皮褂子，有些回家拿羊皮袍子改做的也不少，還有些該錢的，為著天氣冷，毛頭小了穿著不暖和，就出了大價錢，買了灘皮回來叫裁縫做；統計幾天裡頭，杭州城裡的羊皮賣掉了好幾千件，價錢頓時飛漲。成衣匠忙的做夜工都來不及。過了五天，等下一期報期，居然大小官員一個個身上都長了毛了，就是撫院瞧著也覺得比前頭體面了許多。從此以後，於屬員穿衣服一事就不大理會了，卻把個藩台恨如切骨，常要動他的手，而又不肯動他的手，為他裡頭有照應，腰把子硬的緣故，怕動他不倒，反為不妙，因為隱忍在心，遲疑不發。但是拿他無可如何，只好拿他的同鄉、親戚來出氣，凡是藩台的私人，以及被藩台保舉過的人，撫台都要尋點錯處，拿他撒差、撒委。他卻有一件好處，這些差缺並不安置自己的私人，先檢著正途出身人員，按照次序委派。藩台拿他無法，也只好遵他的教。

過了些時，齊巧報期，劉大倚子跟了一班候補道入院稟見。署院一看名字，忽然想起：「這人是一個出身，專會寫白字。我從前要拿他召回原籍，是藩台替他求下來的，大約他倆有什麼淵源，今天且拿他發揮幾句再講。」想完，便叫請見。劉大倚子進來坐定之後，署院先同別位候補道閑談了幾句，回過臉來看看劉大倚子渾身上下，倒也無可指摘，即淡淡的說道：「劉大哥，委屈了你！你要到省，那一省不好指，橫豎是元寶捐來的，何苦偏偏要指個浙江呢？」此時劉大倚子見黃三溜子因穿破衣服早經得意，自己思量：「我是同他一樣的，而且一天到的省。他已經得了差使，料想我也不會久空的。」所以這一陣上衙門格外上得勤，滿心指望：「無論大小，叫我得個把差使，也好光光面子，免得被黃三溜子瞧不起。」不料平空裡今日上院，被署院似譏似諷的埋怨這門上兩句，一時摸不著頭腦，又不好回甚麼，又不好答應是，楞在那裡不響。

署院又說道：「凡是捐官出來做的人有三等：頭一等是大員子弟，世受國恩，自己又有才幹，不肯暴棄，總想著出來報效國家；而又屢試不售，不得正途，於是才走了這捐班一路。這是頭一等。第二等是生意買賣人，或是當商，或是鹽商，平時報效國家已經不少；獎敘得個把功名，出來閱歷閱歷，一來顯親揚名，二來也免受人家欺負，這種人也還可恕。第三等最是不堪的了，是自己一無本事，仗著老人家手裡有幾個臭錢，書既不讀，文章亦不會做；寫起字來，白字連篇。在老子任上當少爺的時候，一派的習氣；老子死了，漸漸的把家業敗完，沒有事幹了，然後出來做官，不是府，就是道。你們列位想想看，這種人出來做了官，這吏治怎麼會有起色呢？」

署院說到這裡，又把臉回過來朝著劉大倚子說道：「劉大哥，我這話可錯不錯？」劉大倚子聽說，曉得署院這話明明說的是他，把臉羞得緋紅，一句話也回答不上。署院又說道：「劉大哥，從前你們老太爺，我同他很會過幾面。他做了一任關道，很弄得兩文回去。到你老哥手裡，日子一定著實好過。你有這種好日子，大可在家裡享福，何必一定要出來做這個官呢？」劉大倚子道：「自從職道父親去世，也有靠□年了。家裡人口又多，累重得很，所以職道不得不出來。」署院道：「做官做官！有了官，就得有本事去做，不是馬上可以發得財的。況且你們老太爺有這許多錢，怎麼現在一個也沒有了？你老哥也算得會用的了，真正闊手筆！看你不出，倒是個大處落墨的！」

劉大倚子見署院說的話句句都戳他的心，弄的坐立不安。齊巧今天趕上衙門，又起了一個大早，鴉片煙癮沒有過足，坐在那

裡，不知不覺打了一個呵欠。署院一見，得了這個題目，又有文章好做了，便又說道：「劉大哥，你們一定要出來做官，我總不解。我們是沒有法子想，上了馬下不得馬，比不得你，有了偌大的家私，何犯著再出來吃這個苦呢？譬如我如今幸虧沒有吃上鴉片煙；如果也學別人似的，抽上了癮，到如今一天到晚只好躺在煙鋪上過日子，那裡還有工夫又要會客，又要辦公事呢？自從鴉片煙進了中國，害了我們多少人，弄得一個個癯倒疲倦，還成個世界嗎？諸位老兄可以把我的話傳諭大家一齊知道，限他們三個月一齊戒除；如果不戒，到那時候卻是不要怪我兄弟！」劉大倚子一想：「自己煙癮是大的。如今署院的話雖不是專為我一人而言，然而我聽了總不免擔心。」越想越覺可危。

正在為難的時候，忽然商務局的老總，也是一個候補道，把身子一斜，插嘴說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：大人限他們三個月叫他們戒煙，寬之以期限，動之以利害，不忍不教而誅；做屬員的人再不振作精神，屏除嗜好，也就不成個人了。昨日有個新到省的試用知縣胡鏡孫胡令，在職道局裡遞了一個稟帖，說是自己報效，開辦一個什麼『貧弱戒煙善會』，求職道局裡給張告示。稟帖上寫明白，大人跟前另外具稟。」署院道：「是啊，稟帖是有一個，我看了還沒有批。這胡令他一向是做什麼的？戒煙原是好事情，既然開善會，為什麼不取個吉祥點的名字咧？又『貧』又『弱』，這兩個字實在不好聽。」商務局老總道：「聽說這胡令前是在梅花碑開九藥鋪的。雖然捐了官已經稟到，一直還沒有引見。為什麼題這個名字，職道也問過他。他說：『人生在世，譬如家業本是富的，吃了煙就會貧窮；身子本是強壯的，吃了煙就會瘦弱；因此題這兩字，無非是勸醒人的意思。』」署院道：「果然辦得見效呢，叫這些官場上去戒煙也好。但他究竟是個市井，能夠靠得住靠不住，總得查查明白，才好給他告示。」商務局老總答應著。

等到退了下來，頭一個劉大倚子，聽了署院一番話，又是心上發急，又是煙癮上來，出了一身大汗，連小棉襖都濕透了。走到大堂底下，還沒有上轎，一把袖子拖住商務局的老總，問他胡鏡孫這個會已經開辦沒有，開在那條街上。商務局老總道：「據他稟帖上說，就在梅花碑，大約同他九藥鋪在一塊。自從今年二月起，已將近一年了。他自家說，每天總得戒上幾個人。每天來戒的人，他都天天抄了名字，托人到上海去上報。現在的局勢被他弄得著實不小。」劉大倚子道：「果然靈驗，我頭一個就要去戒。怎麼我來了幾個月，一直不曾曉得呢。」說罷，各自上轎而去。一霎到得公館，先過癮，再吃飯。一頭吃飯，一頭想起署院的一番話，老大擔心。

吃過了飯，立刻吩咐打轎，向梅花碑胡鏡孫九藥鋪而來。劉大倚子自己思量：「現在各事都丟在腦後，且把這撈子戒掉再想別的法子。」轎子未到梅花碑，總以為這九藥鋪連著戒煙善會，不曉得有多大。及至下轎一看，原來這藥鋪只有小小一間門面，旁邊挂著一扇戒煙會的招牌，就算是善會了。但是藥鋪門裡門外，足足挂著二三塊匾額：什麼「功同良相」，什麼「扁鵲復生」，什麼「妙手回春」，什麼「是乃仁術」，匾上的字句，一時也記不清楚。旁邊落的款，不是某中堂，就是某督、撫，都是些闊人。劉大倚子看了，心上著實欽敬。正在看匾的時候，這善會裡的老板，就是胡鏡孫，早已得信，順手取過一頂大帽子合在頭上，趕著出來迎接憲駕。一見劉大倚子，就在街上迎面先打一個千。劉大倚子還禮不迭。跨進店來，胡鏡孫把他一領，領到店後頭一間披屋，只容得三四個人。劉大倚子舉目觀看，房間雖小，擺設俱全。牆上挂的對子寫著「某某司馬大人雅屬」，再一看，這胡鏡孫頭上戴的是料球，便知道他是捐過同知銜的知縣了。

（料球：料、即料貨、人造的透明物質，可用來充珠、玉、翡翠等，清時同知可用白色的透明玻璃裝飾帽頂。）

少停學徒弟的送上茶來。劉大倚子一面吃茶，一面問他：「九藥店裡生意可好？戒煙的人，一天到晚，一定不會少的了？」胡鏡孫道：「大人明鑒：這九藥店本是卑職祖父手裡創的。自從卑職入了仕途，把九藥鋪改了公司，為的是做官的人不便再做生意買賣，叫上頭曉得了說話。」慢慢的兩個人講到戒煙的一事。胡鏡孫竭力稱贊他的戒煙丸藥如何靈驗，又說：「一天到晚，總得有一二號人來戒，實在來不及。」正說著話，齊巧學徒弟的進來拿東西。胡鏡孫故意問他道：「現在戒煙的人，已經有多少號了？」這個徒弟不提防他問，一時順嘴說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只有大前天有個人買了一包丸藥去，這兩天一直沒有人來問過信。」胡鏡孫聽了這兩句話，急得臉上緋紅，連忙說道：「你不懂的，快替我走！」又自己埋怨自己道：「是我糊塗。他是九藥店裡的徒弟，戒煙會另有司事承管，這事須得問司事才知道，問他是不曉得的。」劉大倚子道：「我不管戒煙的人多人少，我只問你這丸藥吃了可靈不靈？」胡鏡孫道：「卑職這丸藥，比如有一錢的癮，只消吃兩粒丸藥，等到煙癮上來時候，一吃下去就抵當得住，比仙丹還靈。二錢癮，吃四粒，四錢癮，吃八粒。弄到後來，只要吃丸藥就夠了，用不著吃煙了。」

劉大倚子道：「我從京裡來的時候，路過上海，聽說上海也有一種什麼戒煙丸藥，是咖啡做的。雖然能夠抵得煙癮，然而吃了下去，受累無窮，一世戒不脫的。不要你這丸藥亦是那個東西做的？」胡鏡孫聽了詫異道：「咖啡只好當茶吃，從來沒有聽說可以抵得煙癮的。想必外國人又出了甚麼新法了？」劉大倚子道：「外國人想賺錢的法子本來很多。」胡鏡孫想了一回，恍然大悟道：「不要是嗎啡罷？」劉大倚子聽他一提，心上亦明白過來是嗎啡，但是不肯自己認錯，怕人家笑他外行，也把臉一紅道：「不管他是咖啡是嗎啡，橫豎是外國來的就是了。」胡鏡孫道：「卑職開辦這個善會是發過誓的，如今封袋上都刻明白：『如以嗎啡害人，雷殛火焚』。大人不信，請驗。」說著，順手在抽屜裡取出一包戒煙丸藥。劉大倚子接過一看，果然不錯，有此口字，一頭看，又一頭念了一遍。

剛剛念到「火焚」二字，忽然隔壁人家大聲呼喚起來，登時合店的人都趕到後頭來看。再一聽，不是別事，原來為這邊廚房裡有個學徒的燒開水泡飯吃，燒的稻柴太多了，火焰上沖，轟了煙筒，火星直冒，隔壁人家當是起火，登時聲張起來。虧得這邊人手眾多，上屋的上屋，打水的打水，灌了幾桶的水，弄得灶肚裡開了河，灶也壞了，火也滅了。胡鏡孫才把心放下。他堂客此刻也顧不得店堂內有客無客，手裡拿了一串佛珠，站在天井裡，舉頭朝上，不住的念：「阿彌陀佛！救苦救難白衣觀世音菩薩！」劉大倚子見他家有事，只得辭別回去。胡鏡孫還要再三的相留，劉大倚子不肯，只得送了出來。胡鏡孫道：「大人如要戒煙，卑職立刻就送一百包丸藥過來。」劉大倚子道：「用不著這許多，吃了有效驗再來取。」說罷，上轎而去。胡鏡孫趕到街上站了一個班，還他做卑職的規矩，方才進店。要知劉大倚子此番能否把煙戒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